

· 昌黎革命故事集锦 ·

碣石女儿

中共昌黎县委党史研究室
昌黎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 昌黎革命故事集锦 ·

碣石儿女

中共昌黎县委党史研究室
昌黎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 1991年6月 ·

主 编 马瑞翔 秦宝璋
副主编 贾恩娟 董宝瑞
责任编辑 董宝瑞 郭家琦 肖沛昀

碣石儿女

中共昌黎县委党史研究室 编
昌黎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河北省昌黎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5.625印张 117千字

1991年6月付印 印数1—1000册

秦皇岛市文化局昌文准(91)第028号

前 言

在喜庆中国共产党诞生七十周年时，县委党史研究室和县文联协手合作，编辑出版了昌黎革命故事集锦《碣石儿女》一书。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是全县广大党史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献给党的七十岁生日的一份厚礼。

昌黎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在革命战争年代，全县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动人事迹，多年来被人们所赞美和传诵。这本书荟萃的革命故事，是这些英雄人物和动人事迹的真实记录和形象反映，是全县人民珍藏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特别是在今天，当我们把工作重点放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全力投身改革、开放，加速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更应当切实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用革命战争年代的精神和干劲做好一切工作，力争把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新中国和新家乡建设好。为此，希望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都能从这些革命故事中获得教益，使其发挥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教材作用。

《碣石儿女》一书，是从众多脍炙人口的革命故事中选编而成的，其中歌颂的有英雄、烈士，也有普通的群众，许多故事情节生动，感人肺腑，并带有传奇色彩，形象生动地

再现了昌黎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画卷。这些故事，有着较高的审美价值和文学价值，并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今后，我们应继续加强对革命故事的搜集整理和宣传、研究等工作，使之在新的历史进程中闪烁出更加耀眼夺目的光彩。

温故而知新。我们相信，广大读者从这本书中一定会受到深刻的启迪和教育。让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发扬革命战争年代那种精神，谱写“碣石儿女”的新篇章吧！

中共昌黎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 刘道兴

1991年6月3日

目 录

张其羽游说丁万有·····	左守海	1
智勇护夫·····	张玉方	8
高庆的故事·····	赵希银 常万玉 贾玉洪	12
高庆赴宴掏子弹·····	苏连璧	23
悬赏·····	贾玉洪	25
深山游击队在昌黎·····	洪 岐 冀 勤 王敏之	26
英雄的五峰民兵·····	冷光弟 常万玉 左守海	34
木匠铺的“张先生”·····	茅于美	45
智除黑田·····	侯佩芸	49
巧毙日寇铁华·····	李邦媛 盛立夫	51
炸集·····	王天胜	57
突围·····	王天胜	61
脱险·····	王天胜	63
智除“大金牙”·····	焦锡锁	65
引蛇出洞·····	徐汉权 冷光弟	68
五月节宰“猪”·····	黄明亮	75
张队长智救乡亲·····	黄明亮	79
刘大爷深夜报情报·····	郭家琦	81
小英雄黄有·····	郭家琦	85

小三头参军·····	张家祥	89
“高黑子”只身夺枪·····	张长生	95
小八路智取“温翻译”·····	张长生	98
五峰山战地医院·····	贾玉洪	101
天主教徒与八路电台·····	董宝瑞	106
在敌人鼻子底下闹革命·····	贾玉洪	111
破晓突围·····	王 凡	116
一场漂亮的伏击战·····	苏振寰 马瑞翔	121
围杆庄歼敌·····	高泽民 郭家琦	125
“毛驴”县长的故事·····	郭家琦	128
邳顺义立功昌黎·····	贾玉洪	133
黑老二当“团长”·····	徐肃惠	139
两勇士智夺子弹车·····	徐肃惠	141
李亚民单枪镇敌·····	黄明亮	145
王大娘护枪·····	贾玉洪	148
不屈的儿童团员·····	灵 砚	152
车老板刘吉·····	王天胜	155
烈士血染马踏甸·····	高泽民 马瑞翔	158
夜拔虹桥据点·····	苏振寰 马瑞翔	162
郭志荣夺炮记·····	杜士林 铁 军	164
吓退敌兵的信号弹·····	董宝瑞	166
智擒叛徒张绍义·····	王焕成 郭家琦	168

张其羽游说丁万有

左守海

1938年的冀东，夏季来得格外早，汹涌的滦河，湍急浪迭，倾吐着人民的愤怒之情；巍峨的燕山，刺破重重乌云，寻觅着冀东人民挣脱枷锁的光明大道。不能做奴隶！不能做牛马！滦河咆哮了，燕山发怒了，为了反抗日寇的侵略、蹂躏，冀东人民暴动了！

在汹涌澎湃的暴动怒潮中，有一支昌黎人民揭竿而起、誓师抗日的队伍，它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便是共产党员张其羽。

张其羽出生在紧傍滦河的昌黎县信庄村一个农民家庭。1933年入党，是昌黎县第一位共产党员。日寇侵占冀东后，他根据党的指示，以教书这一社会职业为掩护，日夜奔走滦河两岸的广大乡村，秘密地进行抗日武装暴动的筹划工作。

张其羽首先联络了昌黎县王各庄的保卫团队长李盛瑞，经常向他灌输抗日救国的思想。李盛瑞系地主出身，但颇有民族气节和正义感。因此，张其羽便顺利地掌握了保卫团这支二十来人的武装，并以此作为暴动的中坚。是年8月4日晨，张其羽、李盛瑞率队突袭了滦河下游的赤崖敌据点。生

俘伪警察分队长于凌阁以下三十多人，缴枪三十多枝，子弹数千发。首战告捷，百姓欢声雷动。不多日，暴动队伍即发展到一两千人的。

赤崖暴动一举成功，整个昌黎为之震动。这期间，一些人也乘机拉起队伍，拥枪自立。落入“草莽”的丁万有和其拜把兄弟王二虎、刘成玉也在昌黎路南东部举事，队伍活动在昌黎路南的荒佃庄一带。丁万有自称司令，大力收枪买马，迅速扩充到两三千人，一时声势大振。

抗日暴动的浪潮很快席卷了昌黎县境，敌伪丧胆，民心大快。然而，这两支暴动队伍却各据一方，虎视眈眈。不久，内讧即起，刀兵相见，闹得沸沸扬扬。

原来，李盛瑞看到丁万有抄了几家财主，广收民枪，并四处招兵买马，扩充势力，感到非常恼火。一天早晨，他趁张其羽出门去二十里外的榆榆树村联络当地绅士共同抗日的机会，便擅领三百多名暴动队员从赤崖赶赴荒佃庄攻打丁万有。两下在荒佃庄摆开了战场，一时枪声大作，杀声连天，从早晨一直打到晚上，枪声才渐渐稀落下来，双方均有程度不同的伤亡。此时李盛瑞部的胡爱军等人，从黄土庙村收完枪也来到荒佃庄。丁万有一见，计上心来。他亲率人马，佯装李盛瑞部下的人叫开了李队部门，象猛虎一样扑了进去。李盛瑞见势不妙，慌乱中带着大部人马跑回了赤崖。但是，没有来得及逃离的人，包括胡爱军、李大中等二十七人全被丁万有抓获，捆绑起来。丁万有见到部下伤亡严重，怒不可遏，命令抬来几口明晃晃的铡刀，声称第二天要将这二十七个人开铡问斩，为死亡的弟兄祭灵。

且说张其羽在拗榆树村与人谈兴正浓，忽听西北枪声大起，心生诧异，派人打探，方知是李盛瑞与丁万有发生了冲突。他五内如焚，便火速赶回了赤崖。等问明情由，很是生气，批评李盛瑞不该寻衅挑起战端。他抚着李盛瑞的肩膀说：“老李，你不瞧瞧现在是什么时候？国家危亡在即，我们应该团结丁万有，共同抗日才是。怎能干这种荒唐事！”言罢，他提出要去会见丁万有，说服他释放被俘之人，以合作抗日。

一席话说得李盛瑞耷拉下脑袋，也感到自己太冒失了。但他听说张其羽要去见丁万有，又急了，连忙阻止说：“不行，这太危险了！如今丁万有他们一个个都红了眼，你去岂不是白白地虎口送死？再说，他们会放人吗？”

张其羽微微一笑，说：“这二十多个兄弟都是抗日的骨干，我们岂能坐视不救？我猜想他们还不至于把我怎么样！”

李盛瑞还是不放心，他叹了口气：“唉！你实在要去，那就多带点人马，带些好枪吧！”

“不！就我一人，枪嘛，一支不用带！”张其羽说完，头也没回，大踏步向荒佃庄走去。

一弯斜月挂在半空，满天星斗眨着眼睛。凉风习习，小虫唧唧。夜幕下的荒佃庄显得格外沉寂。张其羽三步并作两步，功夫不大就走近荒佃庄村口。

“站住！干什么的？”忽听哨兵拉着枪栓，在墙头上吼道。

“请转告你们丁司令，就说张其羽求见！”张其羽不但不忙答道。

“张其羽……”哨兵一怔，随之睁大眼睛向四周看了看，果见高墙下只有一个人影。“好吧，你等等。”说完，就腾腾跑回报告去了。

丁万有此时正与王二虎、刘成玉在队部议事，忽闻张其羽单身求见，一时有些意外。但鉴于张其羽在昌（黎）乐（亭）一带的声望，不好拒而不见。他在屋里来回踱着步，猜测着张其羽的来意。忽听见王二虎叫道：“大哥，他来得正好，干脆连他一块铡了，那昌黎这块地盘咱弟兄们就说了算啦！”刘成玉也在一旁点头称是。

“不准胡来！”丁万有瞪他一眼，“先看看他说些啥，再行定夺！”说着，转身对哨兵命令道：“请！”

丁万有在队部大堂正中坐定，房屋里灯火亮如白昼，王二虎、刘成玉分坐两旁。堂下摆着几口张开的闪着寒光的铡刀，贴身侍卫一个个荷枪实弹，杀气腾腾，紧紧盯着寸铁未带的张其羽。

张其羽扫视了一下四周，微微一笑，跨前一步，朝丁万有一拱手说：“丁司令，想来你我还算自家人吧！今日张某拜见，何劳摆这个阵势？”张其羽单刀直入，弦外有音。

“这个……”丁万有有点不自然起来。他欠身离座，尴尬地笑了笑：“好，说得有理！”便朝手下人一摆手，贴身侍卫们都退了下去。大堂上只剩下张其羽、丁万有、王二虎和刘成玉四个人。丁万有目不转睛地瞅着张其羽，几乎是一字一板地说：“张先生夤夜来访，不知有何见教？”

“岂敢！”张其羽不卑不亢，侃侃而谈，“今日张某出门不在，李盛瑞却和贵部发生了不愉快的事儿，听说司令还

把李部的二十多个弟兄扣留起来，还准备杀害他们。故此连夜赶来求见，不知有没有此事？”

“有！”丁万有快人快语。

“既然如此，丁司令，可否看我薄面，把他们放了！”张其羽诚恳地说道。

“放了？那可不行！请恕丁某无礼，我要亲眼看着铡了他们，为死伤的弟兄们报仇！然后再找李盛瑞这小子决一雌雄！”丁万有字字似铁，似乎难以动摇，王二虎、刘成玉在一旁冷笑道：“嘿嘿！原来张先生是做说客来了。请不必多言，不宰了他们，难解我等心头之恨！”

张其羽斜睨了他俩一眼，转向丁万有道：“丁司令，如果您执意这么做，那就成了民族的罪人，遭万世的唾骂！”

“什么？我成了罪人，这……何以见得？”丁万有霍地站起身，倒剪双手，紧紧审视着张其羽问道。

“是的！”张其羽肯定地回答，“如今国难当头，亡国灭种的危险就在眼前。可你与他却同室操戈，自相残杀，干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来，这算哪路子英雄好汉？如果您一定要杀他们，那就请拿我张其羽先试刀吧！”说罢，他昂然朝着堂下的铡刀走去。

“好样的，有种！那就叫我们的铡刀开开刃吧！”居心叵测的王二虎、刘成玉说着，也奔向了铡刀。

“慢！”丁万有厉声叫道。适才他听了张其羽入情入理的一番话，又见其凛然不可犯的气势，很感钦佩。他对王、刘二人喝道：“张先生是我们的客人，够朋友。你们休得无礼！”又转向张其羽陪笑道，“我这两个兄弟很是莽撞，请

不必介意。”

张其羽听罢，呵呵大笑：“丁司令，我张某为国为民，胆敢只身谒见，这生死何足惋惜？”

“佩服，佩服！”丁万有也笑了，又试探着问道，“那么，张先生，依你之见呢？”

张其羽见他有些心动，赶忙趁热打铁：“丁司令，您是晓事理的人。眼下东北沦陷，华北吃紧，我们能甘心做亡国奴吗？为了抗日救国，中国共产党早就号召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呼吁全国枪口对外，一致抗日。我们只有听共产党的，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老百姓才会过上好日子。丁司令，请您好好掂量一下吧！”

听了张其羽的一席话，丁万有不由低下了头，脑子里斗争得很是激烈。稍顷，他抬起头来望了张其羽一眼，面露难色地道：“张先生，你的这些话很有道理，不过……不过李盛瑞可伤了我不少弟兄啊，这该如何处置？”听了这话，张其羽笑了笑，脸色随之庄重起来：“大丈夫生当立身报国，岂可为区区小事耿耿于怀！再说，李盛瑞也懊恨不迭，他自会来向司令陪礼告罪的！”

“好！”丁万有听了这话，猛地一拍大腿，翘起了大拇指，“在下愚昧，幸得先生指教，丁某才茅塞顿开。张先生不愧饱读诗书！你说得对，我们要听共产党的，团结起来一块打日本！”

张其羽见丁万有终于醒悟过来，十分高兴。他有意“将军”：“那么，人呢？”丁万有大手一挥：“都是自家人了，那还用说，放！”说着，两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

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就这样，经过张其羽的涉险游说斡旋，二十七名被押的抗日战士遇救了，一场大规模的流血冲突避免了。丁万有也在张其羽的引导下，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从此，昌黎的各支暴动队伍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终于合作统一起来，组建成华北抗日联军昌黎支队。丁万有任支队司令，张其羽任支队党代表，滴乃公任支队参谋长。支队下辖五个总队一个炮兵营，总兵力达六七千人。这支抗日部队在丁万有、张其羽的率领下，驰骋抗日疆场，威震昌黎内外，给了敌伪军以沉重的打击。虽然这支抗日武装后来在遵化县的宫里遭到日伪军强大兵力的围攻而归于失败，丁万有也壮烈殉国，但它却在昌黎人民的抗战史上写下了壮丽的一页。这真是：赴国难游说丁万有，善机变合成抗日军。

智勇护夫

张玉万

话说1938年秋后的一个早晨，滦河沿上的一个村庄，有个中年妇女正在喂鸡。她就是冀东抗日大暴动爆发后，昌黎县暴动队伍的主要负责人张其羽的妻子。她一边喂鸡，一边警觉地向四外瞭望。

张其羽家门口有个小铺，坐在小铺里的张其羽弟弟也在留心观察周围动静。屋里有一根铁丝从小铺一直通向张其羽住室，他准备一有情况，就拉铁丝报警。

屋里，张其羽正在凝眉深思，考虑怎样同几位因暴动队伍失利而回到老家的战友们聚群，怎样除掉汉奸，怎样搞枪支，怎样重新起义。他苦苦地思索着，连妻子给他做的饭也放凉了。

话分两头。先天张其羽叫儿子去学校借钢板，想刻写油印宣传品。庄里有个人叫胡四，是恶霸地主胡老大的儿子。他怀着个人目的也参加了抗日暴动，暴动失败后，他认贼作父，当上了日本人的暗探。这时，他的公开身份是教员。他见张其羽的儿子来借钢板，就知张其羽可能回来了。于是，他赶紧到伪警察所去告密。伪警察所的朱巡官一听张其羽可

能回来了，乐坏了，忙给了他一支手枪说：“你先去趟趟底。张其羽不在家，你就出来，告诉我们一声。他要是在家，你就装着没事，和他唠闲嗑，抱住他。我们随后就到。”

胡四赶到张其羽家时，张其羽的妻子已回到屋里；张其羽和警卫员张青海正在擦枪。胡四走进屋，脸上堆满了笑说：“大哥，在家哪！”张其羽答了一声，让他坐下来。胡四心里有鬼，脑袋上一句屁股上一句地拖延着时间。张其羽正要跟他谈对学生进行抗日教育的问题，猛听墙上铃铛响，情知有变，马上向后门跑去。这时胡四假装慌不择路，打开前门要放伪警察们进来。张其羽的妻子好象明白了什么，使劲一搯胡四，说：“快跟你大哥走！”随手插上了前门。胡四闹了个大前趴儿，眼看张其羽要远走高飞，掏出枪来就向张其羽开枪，但是没有打中。张其羽看清了胡四的汉奸嘴脸，随手还击一枪，可惜子弹被一棵树挡住了。枪一响，庄里人喊马叫，鸡飞狗跳，混乱中，伪警察们一会就盯不着张其羽的影儿了。

过了几天，胡四又到张其羽家转悠。说来也巧，那天张其羽正在家里。胡四在大门外瞎咋乎开了：“张其羽在家没有？我们已经前后都围上人了！”其实，只有他一个人，他估摸着张其羽不在家，想占占张其羽妻子的便宜。张其羽夫妇一听被包围了，急得不得了。张其羽妻子一推丈夫：“快点，先猫到柜子里再说！”

一会，胡四进了院子，劈头就问：“大嫂子，我大哥呢？”张其羽妻子随口答道：“还问呢！上回你那一枪差点让我成寡妇，他还敢家来？”胡四嘻皮笑脸说：“这不，我

给大嫂子做伴来了！我刚才才是瞎乍乎呢，其实就我一个人来的。”张其羽妻子一听，知道这小子对她不怀好意，就放开嗓门嚷道：“放你妈个屁，滚一边去！”说着，又要操胡四。胡四一躲，差点摔个跟头。纠缠一会，他见没法得手，只好悻悻走了。但他贼心不死，假装走出去，实际还在外屋躲着。

过了一阵子，张其羽把柜盖撬开一点缝，说：“走了没有？忒闷得慌！”张其羽妻子慌忙大声制止：“别……”后面的话还没出口，她就发觉自己失态了，捂嘴也没用了。胡四真是高粱叶子耳朵，听到里屋有声响，“哧溜”一下又钻进来，连声问：“你在跟谁说话呢？”张其羽妻子连忙稳住神儿说：“跟谁说话？跟我自己说呗！我闲得哼哼，嘴不愿闲着，你管得着？说三千六百句，也不费你的唾沫，管得倒宽！没听说过，管天管地，有管人家在家自个儿跟自个儿说话的……”张其羽妻子的嘴象刀子，说得胡四脸一赤一红的。胡四闹个没趣，话也说不出，只想去掀柜盖看个究竟。张其羽妻子一下挡住了他：“干啥？要当红胡子抢东西？”说着，照胡四的脸一抓，胡四的脸上马上开了满脸花。胡四恼羞成怒，掏出手枪说：“今几个我崩了你个臭娘儿们！”说着，“叭嗒”一声，就扳开了枪栓。张其羽见这小子凶相毕露，一顶柜盖，跳了出来，喝道：“住手！你要是老爷儿们，就冲着我来！”两个人都端着枪，虎视眈眈地互相对峙着。张其羽妻子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冲着胡四假装惊叫了一声：“哎呀，你脚上有大长虫！”胡四被吓得一激灵，猛一低头。说时迟，那时快，张其羽上去一脚，正踢中胡四的裤裆要害处，胡四一下就昏死过去了。这时，远处传来了狗叫